

美国近期的抗议活动中，屡屡跟总统特朗普“硬刚”的华盛顿市长缪里尔·鲍泽格外显眼。这位美国首都首位非洲裔女市长并非出身名门，却以高票两度当选市长。如今，她又以自身政治地位积极为黑人权益发声，这会否让她的政治生涯再上一个台阶呢？

黑人女市长大战特朗普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晓莹 编译

首都市长大战总统

6月5日，通往白宫的道路上出现一道黄色颜料涂出的标语：“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这个醒目的标语不是抗议者的涂鸦，而是华盛顿公共工程部的“杰作”。在白宫前的一条路段上，还出现了一个黑底白字的路牌，上书“黑人的命也是命广场”。

在特朗普眼皮底下，这两处明晃晃的“地标”似乎在提醒他不要再对抗议“装睡”了。两处“黑人的命也是命”背后的女人，是华盛顿市长、非洲裔女性缪里尔·鲍泽。

在特朗普打算向华盛顿派遣国民警卫队前，鲍泽5日致信特朗普，请他从华盛顿撤出“所有联邦执法人员和军事部署”。鲍泽还表示，当地的抗议示威已经很平和，截至4日晚，当地警方连续两天没有逮捕示威者。但特朗普对此置之不理，还在5日连发两条“推特”批鲍泽无能，“根本没有资格管理像华盛顿这样重要的城市”。

由此，鲍泽和特朗普的矛盾被摆到了明面上。为反对国民警卫队进驻华盛顿，鲍泽除了打标语，还做了一件更“实在”的事：她以预算问题为由，把200多名来自犹他州的国民警卫队队员赶出了酒店，说“华盛顿居民不会为他们的住宿付账”。6日，鲍泽干脆加入抗议队伍，在“黑人的命也是命广场”发表演讲，对人群高喊：“今天我们说‘不’，11月我们要说‘下一个(总统)’！”

这场首都市长与总统的大战，以7日国民警卫队队员撤出华盛顿而结束。9日，鲍泽在直播节目中谈到特朗普时表示，“他在我们的后花园。华盛顿生活着70万纳税公民，总统特朗普只是这座城市的客人而已。如果他认为自己可以动用联邦力量威胁华盛顿，那他就越界了。”

鲍泽这话倒是没错，华盛顿在美国是个特殊的存在，全名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是一个由美国国会直接管辖的特别行政区划。华盛顿在众议院只有一名有选举权的代表，在参议院则没有席位。因此，特朗普不能越界管华盛顿的事，但鲍泽在国会也不太为人注意。

“政治天赋”不突出却屡战屡胜

尽管在国会不显山不露水，但鲍泽在华盛顿却是稳扎稳打。她1972年8月出生在华盛顿东北部一个普通的



鲍泽站在高处查看被涂上“黑人的命也是命”标语的街道。



缪里尔·鲍泽

非洲裔家庭，是家里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父母很重视教育，她的高中还是在马里兰州的一所私立女校念的，凭借不错的成绩获得大学奖学金。鲍泽本科就读于匹兹堡的查塔姆大学——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女子学院之一，学的是历史；毕业后，她回到家乡华盛顿，进入“爱国者联盟”盟校之一的美利坚大学，在该校公共事务学院攻读公共政策专业研究生。

虽然专业与从政相关，但鲍泽说，她没有刻意想过当政治家或市长，顶多就是做个公务员。2000年，她赢得华盛顿的一个社区顾问席位，后来被当时的华盛顿特区议会非洲裔议员艾德里安·芬提看中。芬提成为华盛顿市长后，他支持鲍泽接手华盛顿特区议会的席位，鲍泽就这么进入政坛。

其实，鲍泽并不是天生的政治家，她口才一般，不爱四处竞选拉关系，也不喜欢媒体过分关注她的个人生活。看似不起眼的鲍泽，却在各级选举中创下不败战绩：2004年，她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当选社区咨询委员会成员，2006年连任；2007年开始竞选华盛顿特区议会议员，在有芬提“背书”的前提下，还获得一众媒体和社区委员会的支持，最终以40%的得票率在2008年正式当选，并在2012年连任。

民意支持源自鲍泽的耐心与踏实。她对同僚和选民都很有耐心，为了让自己的改革法案通过，鲍泽曾与同事一对一交流，举行多次听证会，最终争取到大家的支持。此外，华盛顿是民主党的大本营，历任市长都是民主党人，身为民主党人的鲍泽具有“先天优势”。

2014年，鲍泽以超过54%的得票率，超过第二名3万多张选票的优势当选华盛顿市长，次年1月履职，成为该职位上的首位非洲裔女性。2018年她更是以近80%的得票率连任。“很多人低估了她的悟性。”曾担任鲍泽市长竞选委员会主席的比尔·莱特福特这样评价道。

为民主党稳住基本盘

在个人生活方面，鲍泽仍是一如既往地低调。今年47岁的她以前和几个男子约会过，最终没有结果，也没有结婚。2017年，鲍泽收养了女儿米兰达，当起了单亲妈妈，但媒体直到第二年她接受采访时自我爆料才了解到这个消息。“当我低头看她的眼睛，发现她也正在看着我时，我忽然觉得自己就是她的整个世界。”鲍泽说起决定收养女儿时的感受，“我进入政界，竞选公职，拥有了最棒的工作，现在我想努力拥有世界上最完美的宝宝。”

她之前温和而注重平衡的政治形象，与此次在抗议中表现出的形象差别很大，《华盛顿邮报》更是评价她“从平和官员变成反特朗普的先锋”。有政坛人士评价称，鲍泽的这一转变相当聪明。

华盛顿前市长文森特·格雷的政治顾问查克·蒂斯说：“她起到了完美的烘托作用，96%的华盛顿特区选民不会投票给特朗普，如果这时鲍泽没有站出来，将造成永久性的政治损失。”他还称，黄色字母写出的大号“黑人的命也是命”做得漂亮，“市长用这三个从飞艇上都能看清的字母，抓住了人群愤怒的本质”。

美国2020年大选在即，特朗普将与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在11月一决高下。在此时为民主党稳住华盛顿的基本盘，甚至可能以此博得全国范围内更多人的支持，鲍泽在政治生涯上又一次迈出了踏实的一步。

驻外大使“夫妻档”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晓莹 特约撰稿 杨梅 编译

近日，德国外交部任命了一对外交官夫妇轮流担任德国驻斯洛文尼亚大使一职，夫妻共同出任一国大使在德国还是首次，这对“夫妻档”平衡驻外工作和家庭生活有着实实在在的好处。

丈夫阿德里安·波尔曼今年43岁，妻子娜塔莉·考瑟45岁，两人从2005年起就在德国外交部任职，驻外自然成了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从今年8月起，夫妇二人将共同出任德国驻斯洛文尼亚大使，任期四年。

波尔曼和考瑟共有三个孩子，分别是7岁、8岁和10岁，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波尔曼向德国电视一台表示：“采取这种方式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渴望也需要更多时间陪伴孩子。”为了能在家庭和工作之间维系平衡，他们向德国外长马斯提出轮流担任大使的申请，并得到了批准。

根据安排，波尔曼将会先出任德国驻斯洛文尼亚大使8个月，之后考瑟出任8个月，以这样的方式“轮转”完成四年任期。尽管大使职位上有两人，但仍然设置德国驻斯洛文尼亚副大使一职。如果处于任职期间的一人生病，就由副大使“顶上”，另外一人无须代替妻子或丈夫履行大使职责。

根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这对夫妇承认他们彼此性格迥异，但希望这一点不会引起两人在外交事务方面的争执。他们在大部分事情上意见一致，也不太担心在各自任职期间产生不和或较大的意见偏差。而且，他们拥有丰富的经验——此前他们曾共同担任过德国驻波黑副大使。

在一定程度上，大使“夫妻档”甚至更有利于外交工作的开展。一个国家的驻外大使经常会承担举办酒会、参加晚宴等社交活动，一对和谐的大使夫妻在外交场合的亲和力十分重要。

夫妻轮任大使在世界上不是没有先例。瑞士2009年任命一对夫妻共同出任驻泰国大使，法国也曾任命一对夫妻在2016年至2019年间共同担任驻克罗地亚大使。

2009年，克里斯托夫·比尔格纳和妻子克里斯蒂娜·比尔格纳成为第一对“共享”瑞士驻泰国大使职位的夫妻，开创了瑞士外交的先例。



阿德里安·波尔曼和妻子娜塔莉·考瑟



克里斯托夫·比尔格纳和妻子克里斯蒂娜·比尔格纳

最早提出“共享”大使想法的是克里斯托夫的父亲，这个想法得到了时任瑞士外长雷伊的大力支持——她一直致力于推进外交部门的性别平等。在瑞士外交部门，外交官的妻子通常在本国有不错的工作，不想和丈夫一同前往一个很难找到工作和朋友的陌生国度。夫妻轮任大使的例子为瑞士外交开创了一个新方向，妻子不必跟随丈夫的工作调动而四处漂泊或独自在家生活，而是可以与他共谋职业发展。虽然这种任命方式并不常见，却被媒体认为打破传统，展示出一个现代、开放、与时俱进的瑞士外交形象。

当然，对他们当时分别为10岁和13岁的两个孩子来说，这也是一件好事。孩子们会看到，女性也能在工作中创造价值，而不是只能待在国内照顾家庭。共享职位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夫妻二人的沟通。克里斯蒂娜表示：“我们需要讨论很多事情，这很好地促进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对这一职位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和满满的激情，彼此都很乐观，享受工作的过程。”

如今看来，克里斯蒂娜在泰国担任大使的经历，成为她职业生涯的重要一笔。2018年4月，她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命为缅甸问题特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看中她在2010年泰国发生暴力活动期间为冲突双方所做的斡旋调解工作。